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都市专栏

岭南拍花记

江南岭南花 ◆ 黄爱东西

初夏时分，逛了几日杭州西溪湿地和莫干山。

岭南银民到江南，几乎秒变植物盲。

这是枫杨，在岭南没看见；水杉能嫩绿到像巨型宠物，它们在岭南貌似又深绿又蒙尘。

月季玫瑰和绣球都开得好，在岭南那是技术活。

路边的梔子是雀舌梔子，比在岭南茂盛的白蝉和山梔子要小巧精致。

粉色绣线菊细看也毛茸茸，金丝桃还叫金丝海棠，成规模地在路边大开。这两种曾经网上买苗种过，它们在岭南只长叶子不开花。

大致上的情形，就是江南各处的绿叶来得斯文，花的细节也都丝丝缕缕地长成了工笔画。

同行的江南姑娘是个植物控，看本人逐样指着控诉这种不开花那种度不了夏，问了句三角梅也就是勒杜鹃，噢那在我们这里能开劈了。五色梅也是。

广玉兰在江南各处可见，比在岭南密集。幼时去同学家玩，她家院里有株广玉兰，开得像人脸般大的荷花。本以为广玉兰的广，和两广有啥关联，后来才知道不是，那是海纳百川胸襟宽广的广，此花原籍美洲。

这花和李鸿章有点渊源。话说在1884年有场中法战争，赢了，战后论功行赏，要对淮军将领赏赐高官

和金银珠宝。其时李鸿章给慈禧出主意，美国特使带的108棵广玉兰树，就赏赐给淮军吧，还说淮军所在的江淮地区适合广玉兰生长，肯定会越长越繁盛。看到广玉兰，就想起老佛爷，也不枉淮军将领报国的忠心。

结果金银珠宝变成了广玉兰，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老家栽种，使得合肥一带保存了好些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。

御赐植物这事，估计谁遇着谁眼前一黑，万一没种活可怎么办，简直是棵木祖宗。

再后来，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张爱玲在《私语》里说广玉兰：“开着极大的花，像污秽的白手帕，又像废纸，抛在那里，被遗忘了，大白花一年开到头。从来没有那样邈邈丧气的花。”

喜欢广玉兰的，却也是因为花极大，并且香。花盛时远远看去，像站满一树鸽子。

不论江南岭南，此时都是白色香花时节，白玉兰茉莉花梔子花九里香木香花。

若说不同处，岭南绿植茂盛得粗枝大叶，有打算抢地盘的帮派感，而江南的绿，放眼望去，一派温柔。

少时会挑妩媚的宋词来记，如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，欲问行人去那边，眉眼盈盈处。”说的确是江南。

若说岭南，那会是浓眉大眼，不是盈盈，是森然。

本埠生活录

金陵雨 ◆ 石磊

初夏日，晃去金陵。

住西康宾馆，民国年间，美国大使馆，司徒雷登的官邸。住了几日，喜欢满窗的浓绿深沉。黎明微曦，于枕上静听竹扫扫园子的细音，堪比空山鸟鸣，幽极，禅极。细细想了想，上一次听得这种细音，好像是在数年前的深冬，于泰国的清迈老城，宿于一间深巷民宅里，亦听得宅子里的少爷，一早起来扫园子，煮咖啡，切百香果。

深夜里，雨落得迷惘。客舍听雨，极是清嘉。金陵若是只有艳阳天，何其无趣。

晨起，跟旅舍借了伞，慢慢散步，颐和街西康路牯岭街赤壁路，一点一点晃过去，梧桐无语，老宅子凋零。窄窄的赤壁路上，隐着一间赤壁路小学，立住脚，看野眼，

看了良久。金陵到底是金陵，一间街坊小学，取如此壮丽的名字。

吃过早餐，与友人风雨赴钟山。

车过中山门，略一拐弯，猝不及防，钟山裹风携雨迎面而至，龙蟠虎踞，蔚郁沛然。缓缓上山，看下美龄宫。蒋中正的官邸宅邸，看得相当低调，却高度实用。蒋夫人受西方教育长大，于衣食起居上，有十分明显的西方实用的思考。背着小手，一间一间看前辈人家的房子，跟着样板房似的。卫生间之多，布局考虑之周到，同时期的我国建筑里，恐怕可以列首位。有兴趣做社会学研究的，这个绝对是好题材。二楼大客厅，是蒋先生夫妇宴客的场所，宽绰，气派，稳健，不奢华。房间四角，甚至设计了地暖，以确保客厅里适宜的温度。这个估计亦是同时期仅有的杰作。再上去，是蒋先生夫妇的寝室，蒋夫人的寝室三面环绕阳台，采光悠扬，是无可挑剔的绝色山景房。蒋先生的寝室则朴素得多。友人陪我一五一十看完，一丝不苟地赞扬蒋先生，是个浪漫的男人。友人那个离题五百里的严肃表情，笑得我扶墙。整座

美龄宫气派足，却不豪奢，充分体现蒋夫人的品位人格。屋如其人，是真理。惟一让我不舒服的，是偏房的几间屋子里，在展出蒋夫人的丰功伟绩，那些黑白老照片，漫漶潦草，低清得不像话，欠缺起码的敬意，十分不应该。这是一位曾经的一国之母，亦是在抗日战争中，奋力救民众与民族于水火的女子，更是一位典雅美丽的妇人，我们后人，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？转出屋子的时候，视频里，刚好放到蒋先生称誉自己太太，一个美龄，可抵二十员将军。

明孝陵，轻阴薄雨里，完整走了一遍。石像路，苍郁，谦卑，天真，尺寸惊人。这个东西，显然不是造给人看的，是造了来，与天地沟通对话的。类似的遗存，世界各地都不少，比如埃及，那些巨幅到匪夷所思的塑像，建筑，以及金字塔，亦根本不是为人而造的。最近读到一文，研究狮身人面像的眼神，亦远亦近，像是在凝视着你，又像是在瞭望远方天之尽头，如此莫测无比的眼神，当然，亦是了要跟天地交流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62) ◆ 严力

→ 你我常以压抑时的叫吼
来唤醒自己
有时候还凑巧唤醒了他人
所以这就让我们形成了
定时叫吼的习惯

→ 物质生活是
最容易模仿和重复的幸福

→ 快餐不是文化
而是用快餐节省出来的时间
做其他的事情
比如文化

转角遇见你

随意的美好 ◆ 王榕

北方养兰花，难。“我从山中来，采得兰花草。”采兰种兰，总奢望它能开花，久养而无花，扫兴。但我以为兰花之好，即使是不开花，叶子疏疏落落，也好看。养兰花用古陶盆，很大的盆子，零落松散那么几株，让它慢慢长。若有上好的太湖石，来个一拳两拳，配在兰花边。无事时与其对坐，捧一卷线装本，天边日影缓缓移动，岁月静好。

我奶奶喜欢各种花。每日清晨第一件事，到前院去看花。奶奶个头小，看蜀葵时总要仰脸。叫蜀葵“大花花”。花好看，且好养，根本没怎么照料，不知不觉，它长起来，不知不觉，已经开花了！花色多，白到粉，粉到红，红到紫，浅紫深紫，从花株尾巴处渐渐往上，一路开起。一直开到霜降。

小院里种了很多草茉莉，颜色很杂，奶奶叫“地雷花”，汪曾祺先生的书里叫“晚饭花”。傍晚时最盛，于

是也有人喜欢叫“夜娇娇”或“夜晚花”。有香味。还有那种开花浓黄，花朵甚小的雏菊，我缠着奶奶把它弄回家几次，移入花盆，每每死掉。

大丽菊是一种花瓣重复再重复的花。圆圆大大的，像馒头，奶奶干脆就叫它“馒头花”。晋北地区习惯称其为“萝卜花”，因为它的根像萝卜。父亲有次画大丽菊，不加一点颜色，朵朵用笔有力，有种木刻的味道。

种花养花，看花开，看叶子与枝干，谁会留意根？惟有大丽菊，一年一度，奶奶把它的根从地里小心地掘起来藏好，不然会冻死。大丽菊到处可见。我曾看过一张老照片，蒋先生与夫人坐那里说笑，茶几上摆了一瓶插花，就是紫色大丽菊！亲切的繁华，才是真繁华，如同世间之事，随意，才让人觉得真心真意。是民间随意的美好。

奶奶在世的最后那年，开始喜欢

吊兰。吊兰算不算兰花？父亲喜欢画吊兰，说比兰花更入画，更有笔墨味道。一丛一丛长起来，抽出花茎，长长的，缓缓垂下，然后又一丛一丛长出新叶。吊兰开花小小的，让人心生怜爱，花蕊一点娇黄，淡淡的，很可爱。远远看它，像小溪潺潺。奶奶去世后，父亲把她亲手种的一大盆吊兰搬回来，它一长再长，父亲一分再分，左一盆右一盆，家里到处都是吊兰。

我有次去某别墅餐厅吃饭，忽然看到吊兰。眼前浮现奶奶的脸，永远笑眯眯看着我，不说话。我跟它合影。那吊兰正在开花，一小朵一小朵，碎俏俏的。我要多看它几眼，就当是替奶奶看，也不错吧？

钢笔画世界



伊瓜苏大瀑布 杨秉辉 画\文

伊瓜苏大瀑布在巴西西南部与阿根廷北部相交界之处。瀑布略呈弧形，流量平均每秒1750立方米，落差平均72米，大瀑布可分为275股急流飞瀑，洪水期各股飞瀑相连，可呈宽度近4公里之水幕。若以此宽度论，伊瓜苏大瀑布为世界第一。巴西侧之国家公园内为方便游客观瀑，开辟了观瀑步道长约2公里许，沿途在观景之最佳处并设瞭望台多处，方便游客凭栏观望。众瀑之中以魔鬼峡瀑布最为壮观，以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形容，绝无夸张之嫌。

让思想拐个弯 邮政去哪儿了 ◆ 顾土

前几天去邮局取汇款，不料属于邮政的那间门面成了“电信”，“电信”的柜台多半还在出售手机。问邮政去哪儿了，人家往岔儿一指，这才知道，原来的汇款、包裹、电报、寄信的地方只剩下柜台的一角，而且，取汇款也已经改成邮政储蓄的职责之一了。再一望邮政储蓄，不知为什么，与其他地方的邮政储蓄一样，总是人流涌动，还以一把年纪的人居多。

邮政在过去可是个大部门，还很热门，我小的时候，街头很少见到银行，即便有一间储蓄所，也没几个人，而邮局，坐几站公共汽车就可能遇见一家，无论何时，还都是人山人海，打长途、发电报，更是二十四小时营业。邮政的人也是最忙乎，送报、送信、送电报、送汇款单，哪一样不是家家户户的要事。

通邮曾经是一件天大的事情，山乡通邮了，是会当作新闻见报的，某地通邮了，还可能编成舞蹈、谱成歌曲呢。两岸三通，其中一通就是通邮，千千万万人为此期盼了多少年。

发电报何时退出了社会，我不知道，但30年前去昆明报道全

国舞蹈比赛，消息，我就是赶到市中心的邮局，手握蘸水钢笔，一笔一笔用发电报发的。那时的消息都很简练，估计与电报也有因果关系，一个字很贵，写起来不字斟句酌，打长途，什么时候不再去邮局了，我也没有考证，不过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为了往国外打长途，我专门跑到北京西单的电报大楼，还要等到晚上，因为晚上便宜。即便是晚上，我刚刚寒暄两句，一月薪水就花出去了。那座电报大楼，曾被称为“邮电事业的代表性建筑”。

邮递员骑辆自行车，一身绿色，驮着一堆报纸，一清早就把脚往家家户户的台阶一踩，然后一声：报纸！曾经是一景，现在大概算是文化遗产了。我家楼下门厅的邮箱，几如虚设。快递、短信、微信、视频、网络邮箱，哪一样不比寄信来得痛快、便捷？

邮政，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张汇款单，我总怀疑是不是多少年前就已经印制完成，尤其那一栏：发证机关，怎么看怎么觉得莫名其妙。不过，也有朋友笑话我，当今还从邮局汇款的也不多了，银行、微信、QQ，哪个不是举手之劳？

夜航船话语

洋人杨仁 ◆ 郁俊

温州杨仁，自小移民，他就是个洋人，西班牙籍的。所以他会穿那么件T恤，胸前写洋人来了，背后写着洋人走了，招摇过市。

虽浙江基因，刚回国那会儿，不会说中国话，就去唱k，他的母语，是唱k唱会的，张嘴就能蹦出好多歌词。

他本行导演，同学已经在各个影展拿过奖。他回国，也想拍电影来的，但是对国情估计不足，没过审查。拍电影不成，在家喝茶，交了很多学费，慢慢地，开始了解中国了，觉得与其去买别的可疑货色，不如自己来做。这样的，他开始做茶。

有些年头了，之前杨仁找我喝过茶，偏偏那会儿的我，好酒，对茶不感兴趣。所以当面对错过，好几年保持一个相敬如宾的点赞之交。后来也是机缘，我身体不能喝酒了，偶然地，喝到了一点他做的茶，傻了，就

哇啦啦啦说要。奇怪的是，杨仁这个人，脾气很大，但是你在不喜欢他这个人的时候，依然可以选择相信他，他如果说这是曼松，那么一定是曼松，不是倚假假冒的。很了不起。

他是怎么做茶的呢，就是一次一次傻跑。跑到雨林深处，跑到那些大厂，大品牌的人，都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徒步，坐船，再徒步，找没有路的地方，看得到大象脚印的地方。大概这么拼命，他才能保留着自己的脾气。

其实这种洋人，家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，比较嫩。身体呢，胖是胖的，未必很强壮，可能平常，吃得比较多，运动比较少，不算肌肉男。你让他一年几次，反反复复冲到那种原始森林去呢，其他不讲，江南才子，肯定会有不舒服吗，被虫子咬得呀，满身包，跟前几天的赤豆粽子一样。但他还是去，去了以后呢，肯定

都市 专栏



周刊 第462期

还是玩命做。茶出来以后，每次都特别得意，就一个小孩子，讲怎么怎么好，放一段时间更好。

我从小数学不好，去个超市，稍微复杂一点，两位数的加减法，我就得在墙上，比划半天竖式。杨仁数学比我还要不好，经常少算自己收的钱，还到处送礼品。我有朋友卖大白菜，喝茶的都知道白菜是什么，也开了好几家茶馆。外面都传杨仁的茶，价钱贵。白菜兄来寒舍喝冰岛，第一口喝完，就讲，这是玩家茶，说这个价钱，太厚道。虽然他没拍成电影，杨仁在我看来，依然是个艺术家。

大夏天蚊虫猖獗，我买了驱虫剂花露水雷达等等，到处乱喷，有一天突然停手，觉得对不起杨仁，他不远万里去云南，找到了毫无农残的茶，可是照我这种杀虫的热情，我喝的茶，含的农药可能是世界第一高。惭愧。